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六九八

湘谷初稿八卷湘谷續稿七卷湘谷吟稿四卷 謝庭蘭撰

一

問鸞山館詩鈔不分卷 楊炳勳撰

二三五

見素抱樸之齋詩存六卷 呂儁孫撰

二六七

堅白齋集八卷（詩存三卷駢文存一卷雜稿存四卷） 龍汝霖撰

三三一

一鐙精舍甲部藁五卷 何秋濤撰

四四三

桐華閣文集十二卷 杜貴墀撰

四九三

桐華閣詞鈔二卷 杜貴墀撰

六一五

小西腴山館詩集八卷小西腴山館文集十二卷小西腴

山館主人自著年譜二卷 吳大廷撰

六三五

湘音詩
文集

湘音初稿

湘谷初稿

序

湘谷謝君吾鄉績學士也湛深經術旁及史學兼工詩古文辭銘先文貞遺集先君子命校對譌誤授之梓銘懼學殖淺陋不克賁事敬奉遺集就謝君訂正兼乞弁言遂獲讀君古文辭江陰承受夏先生曰才氣發越足與惲子居姚姬傳相抗衡興化李學山先生曰浩氣流行絕似魏叔子集中語金壇段慶安先生曰叔子猶近策士謝君則純乎儒者文與望溪爲近蓋當世大人先生交重君文如此君著有初稿續稿皆載邑乘茲先謀鐫初稿八卷問世昌黎韓氏曰爭先觀之爲快君之斯

湘谷初稿序

文世必有爭先觀之爲快者也銘刻先文貞集成君屬

代刊其初稿因謹誌之如此

緒歲七月二月之望同里姻愚弟繆之銘謹識

序

蘭幼失學既長讀古人書知慕之然絕無師承也壬寅
暨癸丑迭遭兵燹奔走之暇不忘舊業時時諷覽往籍
因亦妄有論說焉顧無師承則一也然而存之何也以
為此數十年間朝夕日力之所在也顛頓道路之所不
廢也而齒搖髮脫精力衰憊顧所造止是此吾所自視
而慙也嗟乎有導吾前者焉豈僅止於是乎有策吾後
者焉亦豈僅止於是乎吾既以自慙且以告夫世之視
吾斯稿者俾知壯年之易逝毋肖予之收之桑榆無及
也謝庭蘭湘谷識

湘谷初稿 自序

湘谷初稿目錄

卷一

讀大語

先罰後賞辨

書唐荆川與楊椒山先生書後

書李仲達繆西谿兩先生佚事後

跋黃陶庵先生吾師錄

讀松陽抄存書後

朱子年譜考異辨

書魯通甫論學案小識後

湘谷初稿 目錄

書邵位西駁劉才甫息爭後

梅廬性說辨

卷二

書亭林集後

又書亭林集後

書毛大可四書改錯後

又書四書改錯後

書曝書亭集道傳錄序後

書顏習齋四存編後

書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後

書戴東原與是仲明論學書後

書東原與某書後

氣稟說平義

理說平義

卷三

書凌次仲復禮後

又書復禮後

書崔東壁考信錄後

書汪容甫大學平義後

書孫淵如武王從諫還師論後

湘谷初稿 目錄

二

書錢澥亭周公攝政稱王考後

書焦里堂理說後

書焦里堂格物解後

書程易田述敬後

書程易田讓室卮言後

卷四

管仲言宴安

薛公以田文爲嗣

讀文記一

讀史記一

湘谷初稿

讀三國志一

讀三國志二

讀三國志三

天說對

題柳河東集

辨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卷五

漢高祖論

蕭何論

鼂錯論

湘谷初稿 目錄

三

荀彧論

唐太宗論

忠臣良臣論

陸贄論

王安石論上

王安石論下

漢光武唐太宗明太祖論

卷六

贈解鐵如序

送劉忠民序

三

送桐城張星北序

繆文貞公集序

李學山先生述舊序

周頌韻考序

易韻考序

朱子晚年定論考證序

史略序

鴻嗷小草序

紫微吟館詩序

醒園詩序

湘谷初稿

目錄

四

與友人論文書

與承受賈先生書

與友人論留侯書

覆魁將軍書

卷七

金山新洲記

中冷泉記

遊參頂山記

經夏氏園記

百家論斷碑記

京江義渡記

待渡亭記

甘露寺鐵塔記

泊舟寶應東城記

繖墩觀梅記

遊南山記

卷八

書李參戎事

書周副將事

書節婦葛氏姑婦事

湘谷初稿

目錄

五

書某貞女

書孝烈錢婦事

余江干傳

錢紫芝先生家傳

戴先生傳

曹文學傳

二先生傳

松泉繆君傳

吳氏二女節烈傳

張烈婦傳

錢心弟哀辭

武星伯哀辭

李學山墓誌銘

張清照妻金氏權厝誌銘

先祖行略

先祖母行略

先考行略

先妣行略

張氏妹哀辭

湘谷初稿 目錄

六

湘谷初稿目錄

湘谷初稿

湘谷初稿卷一

丹徒謝庭蘭湘谷著

讀大誥

講家多謂是篇皆主卜言曰寧王遺我大寶龜一篇之綱領也竊謂天者大誥立言之旨龜為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蓋事天聖學之本也大而誅伐易祚小而獨居隱微皆原於此故孔子曰畏天命故湯伐夏曰予畏上帝武王誅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成王莅祚而有三監之變周公以為此天之降罰也故首稱王言曰其能格知天命不格知者正不致不知也故曰

湘谷初稿 卷一

一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曰遺大投艱于朕身蓋自任之重也曰天明畏弼我不丕基曰天闕毖我成功所默省夫盈虛往來之理不以禍福之興為安危而惟返躬密勸此心之事天得罪與否也寧王順天緩命事天即所以事寧王也故曰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又曰救寧王大命事寧王即所以事天也故曰天命不易而終之曰率寧人有此疆土曰天命不僭王室搖蕩非所以安寧王不行東征非所以事天天與寧王一也曰卜陳惟若茲不知己之得罪於天與寧王與否又於此而知之

五

也。聖人敬謹以臨事如此。

精理名言 段慶安先生

湘谷初稿

卷一

二

先罰後賞辨

天因人。聖人因天。天主陽而陰佐之。聖人施德而刑佐之主陰而不主陽。非天也。施刑而不施德。非聖人也。記曰。商人先罰後賞。此非聖人之言。亂世法家之言也。且湯纘禹承二后之統。使以刑治。非湯也。禹征苗。逆命。禹敷文德。湯伐夏。代虐以寬。聖之盛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聞而知之。曰。視民如傷。文之聖。所以繼跡於湯也。周衰。聖人之德不明於世。而言法制禁令者紛紛而起。用於國則富。用於兵則強。用於民則從。用於四鄰則威。用於天下則勝。然而非所以服人心也。而忠賢文

湘谷初稿 卷一 三

遞嬗之說出而克寬克仁之湯不辭。以先罰加之。蓋欲以文其嚴酷慘刻也。使當此之時。有聖人作用刑之說。必不勝惜乎。無聖人作。而民困於法令。死於兵者數十百萬。死於賦者。室家不保。死於役者。父子僵仆。道路其弊。由聖人之道不明。而尚德之說不勝也。然則聖人必不用刑乎。曰。刑之所以罰惡。猶醫之所以治疾。良醫洗滌腸胃以愈病。然而施於無疾。則死也。聖王鈇鉞鼎鑊以懲姦。然而用之齊民。則滅也。後世不知恤民。而曰聖王勞其民。而用之。謂之誣聖。曰。民性愚。制刑以威之。使民不敢犯。以全其生。謂之逆天。

書唐荆川與楊椒山先生書後

荆川與椒山先生書嘆其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脂膏
洪涇保富貴之士聞風縮頸羞愧不暇而慮其激發太
甚以近於用壯為戒嗚呼此誠良友相箴規之切也然
又烏知用壯之行之不可少哉夫君子之道惟其中而
已而孟子曰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夫大姦極惡其
初未始不起於自顧之一念夫嵩之姦也原其心亦不
過為固位之計而禍卒至此吁計其一時熟視嵩之姦
而不發而依違萎蕤於其間者夫豈不以近於用壯為
戒哉先生之死於嵩手也孰不謂先生之行之慤不若

徐階安坐不動指顧俄頃而巨猾就斃為得計也然階
所除者一嵩而已先生一發而海澨異域悍夫鄙人婦
女童豎忠義激發有肝膽報國之意而百世下想望慨
慕而以委蛇隱忍為可羞也由是言之用壯未為過也
雖然先生之心之所蓄而欲有所就非止於此而已也
觀其渡揚子之句則知惓惓於荆川而篤志友誼相鏃
鏘者深也予生長揚子間嘗一至焦巖拜先生之像而
敬觀先生遺蹟舟過毘陵荆川子之故居猶有指而告
者然而先生之高風可復見乎而一時與先生上下其
議論若荆川者又可見乎悲夫

結處有絃外音歐蘇得意筆也中間尤道得先生心事出頑廉懦立百世興起有賴於斯文劉慈民
中幅實為透頂之論趙君舉

湘谷初稿

卷一

六

書李仲達繆西谿兩先生佚事後

明魏奄之難諸君子力排瑤焰百折不屈至於竄斥誅
殛折頸摺頤相望先後而迄不顧也世或謂諸君子忠
義之性根諸天植而不關於人事嗚呼此豈足以知諸
君子哉江陰李仲達繆西谿兩先生忤姦而死者也仲
達師事吳霞舟先生霞舟及高忠憲之門後父子殉義
死東海上西谿先生有質行積德稱道鄉里而閨門之
中尤多雍穆故兩先生大節瑩瑩著在天壤其漸漬則
效然也世非無美材淑行之士然感奮於一旦而無所
執持荒惑迷亂廢於半途何可勝道由無所勸勵視效
故也自兩先生之事觀之則知諸君子慷慨奮發而卓
卓忠節與日月並耀而不蔽而養成其節概以至乎是
必非無自惜乎沈翳湮晦不皆暴白於世故天下知其
佚行者少也然觀乎兩先生遺事而感動於百世其為
功豈少哉雖然入先生之里而求其手澤已不少概見
而詢先生狀貌笑語及生平所嗜好與一切往來交際
已稍稍不能舉似此鄉後學之責也然則斯冊之存於
世不重可寶也與

正大之論與勁之文趙君舉

湘谷初稿

卷一

七

跋黃陶庵先生吾師錄

先生是錄雜取古人傳記分類誌之爲目三十有二先生有志性命之學而是錄所記自一節之善無不錄取以爲法鑒顧爲精微之說者則無取於是書也嗚呼以彼其學有能與先生較一日之所至耶夫學而至於大節之無憾亦庶幾矣顧鶩高遠微妙者則寧取彼而不取此也悲夫

論事確切中肯令人無置辨處 繆子榮

湘谷初稿

卷一

八

讀松陽抄存書後

清獻曰漆雕開已見大意而能謙退精進所以子說如陳清澗學部通辨亦可謂已見大意但少此一段氣象按清獻此言學者之箴銘也考清獻生平推尊是書至矣而復爲斯言而舉漆雕精進以爲清澗所不能至以警切後學愚竊謂古今學者之弊初不外斯一言也由辨明而不知謙退由不謙退而不能精進此學者之通患也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義論之間彼此交盡旨哉朱子

湘谷初稿

卷一

九

此言無私如天地學者藉詞衛道然僅以口語畢乃事甚者爲小人之歸此學之賊也夫不判是非而汨溺於迷津固學者之深病然區區辨明而止而身心不可究詰此與異端害教相去幾何學者不可不深戒也至於清澗是書有功聖道後進取以爲迷津之筏而清獻謙退精進一言佩爲韋弦斯庶乎其無負於學也

名論不刊 段慶安先生

朱子年譜考異辨

王白田朱子年譜考異於前明李氏古冲所著朱子年譜多所竄易以附合姚江者訂正極嚴亦可謂有功於朱子矣然亦有持論自信過堅鄰於矯枉失正者如曰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旨說出地頭名目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意陽明晚年定論朱門久自開之矣按朱子教人實有指示本體處乃本末兼該也如答劉季章書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

湘谷初稿 卷一

十

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答吳伯豐書吾輩幸稍平實然亦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答李守約書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答范伯崇書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若因晚年定論而一切反之則不特因噎廢食且厚誣朱子矣考異又曰讀書所以為學未有為學而不自於讀書者讀書不離於章句訓詁之謂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明此意甚詳勉齋行狀云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

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然其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按勉齋所述實朱子教後學之至意故與吳茂實書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人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若斯之類不可殫述倘因陽明所引而矯之以不離章句訓詁至以勉齋行狀為非詎不亦大失朱子教人之本旨乎至謂朱子自潭州歸

湘谷初稿 卷一

十

後以良齋銘為宗旨與何叔京書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默會諸心以立其本是皆良齋銘之旨凡戊子諸書皆是一意平湖謂答叔京書易為異學所借倘似有未察夫清獻以是書有奉親遣日語定為中年以前此不刊之論也白田舉良齋銘謂朱子從南軒受衡山之學此數年間以是銘為宗旨朱子是時果如白田之所云乎竊謂後人追憶前賢豈不可因己意之所在移前人以從己說朱子是書固不若清獻就辭意論斷謂易為姚江之徒所借為確當也

辨析精微有功紫陽之作 趙君舉

書魯通甫論學家小識後

夫儒者於學術其言論常斷斷何也曰將以明是非正趨向也顧有言而是非益紊趨向益歧此愈以為後生聞見之誤也今魯氏書大類於是魯氏書旨主於抑程朱而右陸王顧曰聖門子夏子張之論交曾子子游之言禮子夏子游之言教迄以不合而義並兩存夫程朱陸王之殊僅如諸賢論交言禮言教乎微獨不知程朱陸王且援聖門以自文謬誤其迷亂學者莫此為甚也魯氏論陽明曰任心自便夫任心自便可以率天下乎魯曰程朱模範秩然聖哲由之以利用中材循之以安身非即孔孟之教乎曰陸王之學高明得之為簡易愚頑蹈之為猖狂以猖狂加之愚頑欲以一手掩天下之目吾誰欺乎又曰唐虞迄周總五六傳而絕至宋而復興與六七百年而治不加古夫孔子興於春秋而春秋不治孟子興於戰國而戰國益亂然而萬世尊之者其教足以維萬世也程朱之學其越漢唐不待智者而決也曰勝衣授學便講無極之精毀齒操觚已談五常之經此學者之過而以詆程朱是因壹廢食也曰追尋空虛之弊豈惟陸王實開其端利器示人有由來矣莊周以之譏孔子魯氏復以譏程朱也嗟乎近世儒者以斥

湘谷初稿 卷一

五

湘谷初稿

宋學為優其亦無足怪矣然而後進之耳目且益錮蔽而無所底止悲夫

眼明似鏡筆快如刀 錢心弟

湘谷初稿 卷一

五

書邵位西駁劉才甫息爭後

劉氏謂孟韓程朱於楊墨佛老蘇陸不免好爭位西駁之謂不得以爭言是也雖然至謂聖人之心必天下盡君子無一小人而後快此亦非息爭乃啟爭也且天下不能盡君子無一小人者勢也位西引剛長乃終顧剝復相尋乃天道也劉氏曰所惡於楊墨者為其無父無君也斥佛老者亦曰棄君臣無父子如其不至於是吾獨何為譽磬之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為是言以譏程朱固非矣位西則欲天下皆程朱也獨是天下盡君子無一小人勢固不能天下皆程

湘谷初稿 卷一

古

未即為君子亦未可盡信世有楊墨佛老之患有陽儒陰釋之患有矯語中行飾貌逢世之患楊墨佛老陽儒陰釋之已事可見矣鄉愿亂德聖門所惡非千古為

理精華潔 段慶安先生

梅廬性說辨

梅廬張子言性兼知覺運動猶然生之謂性也是祇氣質之性非天命之性也梅廬謂不兼知覺運動以為言則理而已夫理一也在天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梅廬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性也目知悅色口知甘味亦性也又曰不獨知愛知敬原於生初即甘食悅色皆此是非之性之不容掩夫甘食悅色氣質之性也是非之性不容掩則天命之性也梅廬謂孔子論性列為三品後世唯昌黎韓氏能發明之而謂孟子言性善立教之苦心非原性之通論

湘谷初稿 卷一

五

夫孔子言相近即善也上智下愚才也孟子言盡心知性原於知天堯舜以來聖人謹天之訓皆性學也梅廬云性有善惡若鳥返哺梟食母鷓虞不踐生草虎豹甘人參苓益算烏菴害生人之性亦猶是然無不返哺之鳥不食母之臬無踐生草之鷓虞不甘人之虎豹無不益算之參苓不害生之烏菴即無不善之人梅廬謂唯學可獲縱而愈溺是也有性不善何有於學也梅廬云惡者性之偏謂偏於仁偏於義偏於禮偏於智偏於信偏者氣稟之殊五常之德不可言偏梅廬舉五德固曰循是而行莫非天理一出於私則為人欲也梅廬謂五

德之性。爲五行之氣之精蘊而成。五行之氣之賦於人。不能無偏。故五德之性。不能無惡。夫五行之氣有偏。氣質之性也。五德之性。既曰精蘊。不可曰惡也。梅廬曰。氣質之性。義理之性。不可歧而二之。宋儒固曰。天命之性。亦離氣稟不得也。梅廬謂性正情亦正。性偏情亦偏。又謂徑直之失出於偏。不善根諸性。徑直氣也。非性也。如曰。性有偏。有惡。有不善。則中庸率性。先不可從也。

切理飡心 戴汝舟

湘谷初稿 卷一

六

湘谷初稿卷一

湘谷初稿卷二

丹徒謝庭蘭湘谷著

書亭林集後

亭林論學曰。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予。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亭林此言。蓋爲明季空談心學。士風無恥而發。誠有所不得已也。夫有恥。士之美行。入聖之階也。顧夫子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亭林祇曰。博文。然而曰有恥者。恃質而言也。質。或有不逮。而言恥。是兩莽於耘耔而冀梁稻之不雜。萑稗也。且亭林曰。好古多聞。將以救空虛之病也。願嘗譬之心學。如言海中之市樓閣。皆見而不可居多聞之學。如構屋木石瓦甃。畢具而成。宮室不爲己。有亭林稱其儕偶曰。其學自爲人。而進於爲己。此亭林之徒之蔽也。雖然。證據之風盛。非漢代諸書斥弗道。而亭林繼說。尊程朱者。不啻再三。則夫事淹貫以矯空談。而至於斥義理之說。謂爲不足復存。非亭林之旨也。

亭林論學書。以博學於文。行已有恥。爲標準。而去夫

子約禮一言竊謂不言約禮必非聖門之旨故書其後如此嗣讀張稷若與友人書曰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已二事以為學鵠確當不易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學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諳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如謂與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夸耀所長誘吾黨以去不禁嘆其所見之遠考據之風盛矜言墨守漢學物極而反矯之者爭事清虛以為服習本源蒿庵直指本體誘之以去不啻目擊其

湘谷初稿卷二

二

流弊也立言不可不審蓋如此

顧氏之說鼓初時深以為然讀此論乃知其不能無弊君可謂善讀書善立言者矣

周鈞甫

又書亭林集後

亭林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又曰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以明道救民夫亭林之為此言誠有見於蟲魚草木非所以明道也顧其所著其足擬孔子之刪述乎亭林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空言之尤莫若易與魯論顧身備四聖人之訓而魯論七十子之所傳為百世之大法亭林不然必求其事以實之以博為長以臆撫為能故其弊必拘乎證據而流於記問也夫亭

湘谷初稿卷二

三

林效孔子之刪述而心伊尹太公之心彼其志異於世之注蟲魚命草木遠矣然其為弊已如此則夫無亭林之心而學不出於蟲魚草木顧斥其外不足復道而欲以率乎一世其為弊可勝言哉孟子曰術不可不慎是之謂也

雄辯周鈞甫